

羅素原著
李大年譯

教育與人生

啓智書局發行

教育與人生序

不佞從事教育，且十數年矣。雖其間嘗任大學中學重務，而主要職掌，仍以兒童教育爲主。以是日與羣兒逼處鬧市中，累歲不得息。內外喧囂，形神萎頓。生產不治，人事幾廢。而興味津津，曾不知年事之日長大也。此其故可得而言焉。不佞以爲人生最大之幸福，在終身得與無量數吉人佳士者相伴。佛家所謂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在一處者，是也。吾人養成多數善良之青年男女，形成高尚優美之環境，生活其中，意味甯復可說。盡瘁於兒童教育，有造於自身之享樂，與彼日孜孜於良田華屋豐衣腴食者，有過之無不及也。故樂與兒童相周旋，一如登徒子之漁色，守財虜之殉阿堵物然。鏗而不捨，曾不願乎其外。不但此也。近日研究學術，分工日細，創獲日豐。每遇教育上之困難，或質之專家，或尋之新著，向之所謂難題者，無不迎刃而解。其樂無藝，教者學者，皆有可喜之色。雖間有未得圓滿解決之問題，而以現代學術界之共同努力，將來必有壓足人望之一日。遠矚前途，真令人不知足之蹈之舞之也。不佞對於兒童教育，所以有無窮

之興味者，以此。顧近二三年來，以性太急，事太冗，膠葛太久，神爲之竭，形爲之老，腦爲之麻痺。平居則目瞪口呆，邑邑若有所失。遇事則體僵舌撻，不知所措手足。疇曩之所感以爲興味者，咸惘恍迷離焉如隔世矣。頃者瑞昌張君藍霄，以武岡李君壽彭所譯英人羅素所著教育與人生一書見示。將製版屬爲之校字。於是書蓋一再讀之矣。羅素氏立言之親切有味，用意之無微不至，宗旨之正大，眼光之高遠，固也。而機鋒肆應，逸趣橫生，令人百讀不厭。在近世教育學出版物中，洵爲最忠實最警策最簡當而又最有興味之著作。不佞受讀之頃，奮日對於兒童教育之興味，復油然而生，勃然而起，幾不覺有劍及屣及之勢。其廉頑立懦發聵振聵之力，詎可量哉。然則李君之亟爲逐譯，張君之亟爲印行，其用意亦深遠矣。至於羅素氏著書之精義，李君對於譯事之勤劬，讀者可自得之。故不贅。

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黃陵任啓珊謹序。

原 敘

當今之爲父母，如著者然，日夜孜孜，爲其子女謀良善之教育，而不欲其入學校以染惡習者，必甚衆，然其困難非一人單獨之力所能解決。蓋延師於家固亦可以長育子女，然使其離羣索居，違反天性，實失教育之本意。且無論男女而使有與衆不同之感，適足以激其爲非，其不良尤甚。是故賢父母之知其然也，雖明知學校之缺點，亦不能不遣其子女以往，蓋今日之學校固無一滿人意，卽有之亦道途修阻不可達也。故賢父母爲事勢之所迫，知改良教育之萬不容已，不僅爲社會謀，亦爲其子女計也。假使爲父母者之富於資財，固不必謀一切之學校皆良善，僅求其有良善之學校與之相近而已足。若彼貧窮藉工資爲生活者，則非改良一切之小學校不可。然爲父母者之各爲其子女，其見解不同，議論各異，舍爲有力之教育宣傳外，別無良法，至其功效之如何，則又非待子女成長不可得知。故吾人於斯，爲愛護子女起見，不能不漸圖政治與哲學範圍之擴大。

吾於本書中所論此種擴大之範圍，欲探超然之態度，而不加以己意，然而絕對獨立又為事實所不能。蓋吾人為子女所希望之教育須依人類道德之觀念，與其在社會中所應為者為準則，故愛和平者不欲其子女受軍國民教育，言共產者不欲其子女習個人主義。且或以教育應灌輸子女以一定之信仰，或以教育為養成女子之自由判斷力，彼此成見終難改移。其他於心理學及教授法有所發明，特具見解者，則舍此等類根本問題而不問，專求教育之實體，雖已產生極重要之效果，然欲其完滿成熟，則為時尚遠，其所言人生最初五年間之生活極為重要，父母教育之責任亦因之而增加，尤為真確不易之論。然而吾之目的，倘為事實所許可，當避免此種之爭議。雖間有辨駁之辭，要以最誠懇之言，益之以新知識，向為父母者開陳子女之幸福，以能解決教育三大問題而已足。凡吾所欲言者，皆為關於吾子女之結果，故其言切近而不流於空虛，世之為父母者觀之，不問其贊成與否，倘有絲毫之補益，則吾之願也。夫為父母者之意見，其關係甚大，每以缺乏經驗之故，為良教育家之阻梗。倘為父母者果欲為其子女謀良善之教育，則世不乏良善之教師樂得而與之也。

吾於本書中所申論者，第一爲教育之目的。如以目下之原質而施之以教育其結果所產生之個人爲若何，其社會爲若何，至若養育之增進，以人種改良或其他之方法，則不在教育問題之內，吾故不論，惟吾頗注重最近心理學之發明，以爲凡人之性質（Character 或譯行爲或道德亦可）多決於最初之教育。吾又分教育爲性質（道德）教育及知識教育，而知識教育嚴格言之可稱爲教導教育（Instruction）此區別雖非絕對不無便利，蓋許多美德爲求知識者所不可少，而許多知識爲講道德所不可缺也。然爲便於討論之故，不能不將二者分離。吾當先言道德教育，以其在幼年爲尤重也；次述發情期而論及最重要之性育問題，最後論知識教育，其目的、課程及其可能性，自讀書作文之第一課以至於大學莫不言之。至於更進而關於男女由日常生活而產生之教育與世界，則不在本書範圍之內，然而使其能由經驗而得學問，則當爲目的之一。而爲幼年教育所不可忽也。

教育與人生目錄

原敘

第一編

教育與人生

第一章

近代教育理論之概要

第二章

教育之目的

第二編

德育(性質教育)

第三章

第一年

第四章

恐懼

第五章

遊戲與想像

第六章

組織

第七章

自私與財產

第八章

誠實

教育與人生

目錄

第九章 刑罰

第十章 其他兒童之重要

第十一章 愛情與同情

第十二章 性慾教育

第十三章 養育學校

第三編 智育(智慧教育)

第十四章 一般原理

第十五章 十四歲以前之課程

第十六章 最後之學年

第十七章 日校與寄宿學校

第十八章 大學校

第十九章 結論

教育與人生 (Education and Good Life)

羅素原著
李大年譯

第一編 教育與人生

第一章 近代教育理論之概要

試讀古人關於教育最良之著作，其理論亦與今不同。十九世紀以前，最大之教育改革家有二，曰洛克 (Locke)，曰盧梭 (Rousseau)，斯二人者皆名足以副實，蓋皆補偏救弊，匡正於當時者甚多，然皆不如近代教育家所論者之遠大。夫二人者固均趨於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然其所論議所思致者，皆不出乎一貴族兒童，而學生精力皆盡於此。其制度之結果雖或良善，然而處當今之世，律當今之事，恐無所取，蓋以教師一人，終日苦心勞慮以教育一兒童，在勢有所不能也。故其制度或可行於特別階級之中，若於公平之世界，則無存在之餘地。今之人雖或為其子女謀實際上特別之利益，而對於理論問題，則舍有利於全體之方法外，絕不足以言解

決。雖然，吾非謂今日富豪之家，以不能公開於全體之故，遂拋棄其機會。若然，則所謂爲正義而犧牲文明，未見其可。吾所謂教育之制度者，乃在於將來使一切子女，皆得一最好之機會。此種理想教育制度，雖不能獲見於目前，然必以民主主義爲依歸。當今之懷此見解者當甚衆，吾亦以此執民主主義而不舍，凡吾之所主張，雖非使個人之能得良好機會者犧牲其子女以從公衆之不善，要皆以普及爲主。夫此種民主主義，其形式固已極微薄，然求之於洛克盧梭之書中亦不可得也。夫盧梭固反對貴族者，然未嘗以其信仰應用於教育也。

民主主義與教育，其關係不可不澈底明瞭。若必欲畫爲一類，強之相等，固執而不通，則其害不可勝言。蓋兒童之賦性不同，智愚自異，故其於教育也，或須淺近或宜高深。且教員之才能與學識超類拔萃者，若鳳毛麟角，如必聚形形色色者於一堂而使少數之良好教員以教育之，於事勢亦有所不能。即以高等教育而論，固當人人享受之，然以今日之情勢觀之，似不可能，假使不問事理，不揣情勢，強行民主主義，則其結果，必至無一人可獲其利益者，所謂南轅北轍，刻舟求劍者也。且使此種主張而竟見採行，其妨碍科學之進步甚大，自今以往，百年之間，教育之

普通標準程度，必日益低而不可道。是故吾人居今日而言教育，絕不可因機械之平等而犧牲進步，須小心謹慎以求達教育之民主主義，而以不破壞由社會不平等所產生有價值之事物爲原則。

雖然，教育之方法若不能普及，固不足以云滿足也。夫富豪之子女除慈母外，有所謂保姆，女僕，勤勤懇懇，環繞左右，夏暑則涼，冬寒則暖，所謂掌上明珠，愛寵極矣。然而此種事實，無論施於何種社會制度，皆不過限於極少數之分子，而不能普及全體，此不可不注意也。且對於子女愛之過度，養之失宜，是否有益，頗屬疑問，故公平不偏之人，舍對於精神衰弱腦力不強者外，未有主張以特別之權利加於少數人者也。是故今日之爲父母者，使其能力所及，必爲其子女選擇良好之新教育方法，以從事於經驗，而盡父母之責任。惟其所選擇之方法，以能公之於世者爲佳，一旦獲得良好之結果，即可推而行於全體，否則徒限於少數有特別權利之人。雖有良好之結果亦不足取也。所幸者，今日教育理論及實用中之最良者，多起源於極端之民主主義，如蒙特索利夫人 (Madame Montessori) 之事業起源於貧民窟之養育學校 (Nursery schools)。

）至於高等教育，除對於高材生給以特別之機會外，應普及全體而不可稍加歧視也。

在今日教育中尚有其他之一新趨向，與民主主義相關連，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者，即使教育近於適用而不流於裝飾之問題是矣。貴族階級之以教育為裝飾品也，維布蘭安逸階級之理論（Veblen's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言之甚詳。關於男子教育，則有古文教育與新式教育之爭論；而於女子教育則有養成賢良女子與訓練獨立生活能力之糾紛。而對於教育之全體言之，則有男女平等問題之叫囂。其言平等也，意在使女子與男子受同樣之教育，而不問男子之所需者是否有益於女子。故其結果女子所得之知識無用者甚多，而與女子所必需之賢母教育乃大相反。凡此種種混亂之潮流而成此巨大之趨勢，其有關於女子者若「優美婦人（Fine lady）之觀念雖已衰弱，然對於其他方面則吾尚無一定之意見以為之判斷也。茲為避免紊亂之故，當暫專論男子教育。

夫由問題而生爭論，由爭論而復生問題，勢所必至，理有固然也。今教育之問題果若何，請試論之。兒童之學問，宜重古文學，抑宜重科學？職業教育之專門教授，果以能愈早為愈妙耶？

兒童之發音應使其正確而有愉快之態度，抑視此為貴族之遺意而不足道耶？鑑賞美術除美術家外有無價值耶？綴字須依音律耶？凡此諸問題皆為論者以「有用」與「裝飾」相標榜，各執一端相持而不下者也。

雖然，以吾觀之，則此一切之爭論皆不真確，徒事紛擾而已。若其名稱一旦明白，則可煥然冰釋矣。假使將「有用」作廣義之解釋，而將「裝飾」作狹義之解釋，則其意義互相包含，例如一種活動(Activity)當其有良好結果時，由最廣義最正確之意義解釋之亦可謂為「有用」。且其結果不僅「有用」，且宜「良善」，否則無真確之定義。蓋有用之活動，不能謂其有用之結果。而所謂「有用」之本質，乃其所供獻之結果，而其結果則不僅有用而已。故有時其結果綿延甚長，而後達於最終之結果，即所謂「良善」者是也。夫犁田足以碎土，固有用矣。然而碎土非良善也，以其足以助播種亦有用而已耳。夫播種以生五穀為有用，生五穀以製麵包為有用，製麵包以養人之生命為有用。若至於生命，則必具固有之價值，否則徒為其他生命之有用，則毫無有用之可言。然人之生命因環境之不同而有善惡之差異。假使為善也，則亦為有用，不

然則此長久之綿延皆歸於無用。由是言之，則教育之應否爲「有用」已不成問題矣。夫教育爲達目的之方法，其本身固非目的也，然此非盡如主張實利教育者之所想像，蓋其所孜孜言之者爲教育之結果應爲有用，其意以爲凡受教育者當知製造機械。倘問其機械之用何在，則必應之曰能生產衣食住以供人之需求而予身體以安樂，由是可知主張實利說者以固有之價值僅在物質之滿足，而所謂「有用」者僅爲助吾人得身體之需求而已。然則以最後之哲理言之，其謬誤固不待辯矣。

試自他方面言之，則所謂裝飾者，自主張實利者觀之，其名稱固當，蓋裝飾之意義，皆知其爲瑣細不足輕重也。夫裝飾之名若加之於古所謂紳士（Gentlemen）與貴婦人（Ladies）之上，則名實相副。如十八世紀之紳士，其言語有優美之腔調，且或引經據典，咬文嚼字，以示其博學，其服飾則力趨時髦，凡一切細末之禮節儀式莫不熟悉。若此者其教育乃爲狹義之裝飾，耗時糜費非今人所可夢想。故裝飾教育者以古義釋之，乃貴族教育也，其人爲雄於金錢之特別階級，不織而衣不耕而食，故其事已成歷史上之陳迹，而非所望於吾人之子孫者也。是故今日之

爲此狹義之裝飾主義者，當絕無其人矣。

然則吾人之所論者果在乎？曰爲教育之目的，果以灌輸直接有實利之知識而止歟，抑將予以精神上陶養而利益其本身歟？斯爲吾人所當討論者也。夫知十二英寸爲一英尺，三英尺爲一碼，固有用矣。然而此種知識無固有之價值也，試用之於採行米突制度之地，則變而爲無絲毫之價值矣。反之其知識有爲日常生活所必需者，然有之足以使其愉快而有高尚之人格，無之則羞慚而不安。故欲有此種知識者，以爲教育之目的，不專在於實利也。

主張實利教育者與其反對者間互相辯論之要點有三：第一爲貴族與民主主義者之爭。貴族之主張以爲特別權利階級應教以如何利用閑暇以享愉樂，而其下之階級則須教以應用勞力以供給他人。民主主義者則反對之，惟其言論似不免於矛盾，蓋既不欲貴族爲無用之學，而又不願工人之教育僅限於有用。此所以民主主義者一面反對公立學校之有古文教育，而同時又要求工人應有學習拉丁文及希臘文之機會，然其主張自理論言之，其區分法不明晰，而於大體言之，則頗合於事實。蓋民主主義者不願社會有階級之不同，而學有有用與裝飾

之區別，故欲使所謂裝飾階級者，多得有用之知識，而使所謂有用階級者，增加愉樂之知識，二者調和，化而爲一，惟其所未決者，二者相合之成分耳。

第二爲專以物質之良善爲目的者，與以精神之愉快爲前題者之爭。今日富豪之英美人，雖能以魔法使復歸於古之以利則伯女王時代與沙士比亞 (Shakespeare) 賴利夫 (Raleigh) 與廉利甫塞得勒 (Sir Philip Sydney) 相居處，屋宇輝煌，佳樂徐奏，亦不足以滿其慾望，安其精神，必將逃回現世而後快。蓋古家無浴室，渴無茶飲，行無汽車，又無其他如今日供人安逸之器具，其不能一日居也明矣。蓋此輩除保守遺傳之習慣外，以爲教育者其最重要之目的爲增加貨物之出產，雖或留意衛生醫藥，而對於文學，美術，哲學，則皆漠然不顧，然而其反對古文教育之勢力固不小也。

若夫反對之者，則以精神之愉快爲唯一之目的，然其價值吾不能謂其此多於彼也，其所主張固甚善，然而未盡善也。蓋物質之善雖無極大之價值，然其惡之爲害則遠過於精神之優美。饑寒疾病爲人類之所同懼，鳥獸無食則死亡，一旦獲多食物，則樂以忘憂，不計將來，以其不

知思慮也。若人則不然，因饑寒之餘，即生來朝之念，是故終日勤勞以圖微細之得，雖至辛苦亦不敢辭，蓋與其饑寒以死，莫若勤勞而生也。是以嗚嗚衆生多畢生不知安樂爲何物，蓋人生若朝露，爲日幾何，大塊雖在，而身已與草木同朽矣。自有史以至今日，因工業之革命與其附產物，始與人人以創造新世界而謀幸福之機會。若盡力爲之，所謂物質不良之害或可減少至於極小之限度，如以組織及科學之方法而圖進步，必能達全世界人類皆得衣食住之時代，雖未必豐美，要足以防止痛苦，所謂疾病者亦必能撲滅而身體衰弱之人必甚罕。人口之繁殖亦必能使之與所供給之食物相比例。而世界所最可恐懼而又日夜訓練以從事之戰爭，亦必減少，蓋已無發生戰爭之必要也。凡此種種，對於人生之價值，大無可比，而對於謀達此種目的之教育，又豈敢從而反對之哉。然而此種教育當首重科學，蓋含物理學生理學及心理學外，決不足以創造新世界，至若無拉丁文希臘文無妨碍也。無丹德（Darwin），沙士比亞無輕重也。此所以主張實利教育者藉以爲口實而吾亦以其重要而言之深切者也。雖然，尙有不可不知者在也。假使已獲安逸與健康，而不知其用，果足以爲良善乎？爲剷除物質不良之禍害而過於激烈，以致